

爱德华·肯尼迪

〔美〕伯顿·赫什著

56365

研究所

爱 德 华 · 肯 尼 迪

〔美〕伯顿·赫什著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Burton Hersh

**The Education of Edward Kennedy
A Family Biography**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2

根据纽约威廉·莫罗公司1972年版节译

爱德华·肯尼迪

〔美〕伯顿·赫什著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7.125 字数137,000

1975年2月第1版 197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

统一书号: 11171·96 定价: 0.56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爱德华·肯尼迪是目前美国民主党的头面人物之一，今年四十二岁，从1963年起一直担任参议员，一度当过参议院民主党党团副领袖。他的一个哥哥约翰·肯尼迪当过美国总统，另一个哥哥罗伯特·肯尼迪当过司法部长和参议员，两人都是遇刺丧命的。肯尼迪家族是美国波士顿财团的大富豪，同势力雄厚的洛克菲勒、摩根、哈里曼等财团都有关系。近二、三年来，爱德华·肯尼迪十分活跃，1974年春天专程访问过欧洲几个国家，和苏修头目会谈。美国报刊一再引用所谓“民意测验”的材料，吹嘘他在民主党的几个下届总统竞选人中可能领先。今年4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一篇“全国性投票调查”的报道中说他是人们心目中当前统治着美国的十二个最有力人物之一。本书提供的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这样一个人物，作为研究美国政治的参考。

本书原名《爱德华·肯尼迪的成长》，中译本改为《爱德华·肯尼迪》，全书共十章，大体上是顺着时序编写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爱德华·肯尼迪的家史和他的家庭政治背景（主要见一、二、三、四各章）。作者顺次叙述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分别从小酒店老板和保险掮客起家，由商入政；他父亲早年进入银行界，通过各种投机活

动，资本迅速扩大，一跃而为波士顿的金融巨子，三十年代初同罗斯福直接搭上了关系，为他的竞选奔走卖力，二次大战前不久当了一任美国驻英大使，在民主党内有了一定的影响。他的二哥约翰由众议员而参议员而进入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青的总统。爱德华·肯尼迪是这个家庭中最小的一个儿子，青少年时期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凭着父兄财势，在刚满参议员法定最低年龄的三十岁时，一下子就进入了联邦参议院。

其次，详细描述爱德华·肯尼迪作为主角或重要配角参加的六次竞选（主要见三、四、五、八、十各章）。作者竭力渲染他的竞选手腕，写他怎样在二十六岁时就当上了哥哥的竞选经理，初显身手，又怎样在每一次竞选中出谋划策，奔走活动，从公开场合中的演说辩论、装腔作势、笼络人心，到暗地里的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作者还通过暗示或假借别人的话，一再吹嘘他在这方面远比他哥哥高明，但也无法完全否认在竞选中真正起作用的还是金钱和势力。

最后一个重点内容则是爱德华·肯尼迪在参议院里的表现和有关活动（主要见六、七、九、十各章）。在这里作者更是百般地给他涂脂抹粉，力图把他打扮成为一个赞成“改革”、呼吁“和平”的“自由派”，吹捧他“关心”青年人、老年人、穷人和黑人的利益，敢于“触犯”大公司的利益，同国会中的“保守派”斗争，敢于批评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主张“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特别是在尼克松政府采取行动前，就提出了同我国“开展外交和文化接触的建议”。同时，书中也提到他怎样忠心耿耿地为地

方资本势力争权夺利，抢工程订货合同；为了培植私人势力，用联邦法院法官的职位来犒赏自己的忠实奴才，不惜在国会里闹得面红耳赤；又说他“善于妥协”，“随时准备作交易”，还引了一些他公开嘲笑学生运动，叫嚷“不容许有无政府主义，不容许有暴力”等等的言论。1969年夏，爱德华深夜偕同一个女秘书驾车失事，酿成女秘书溺死的命案，这一事件轰动一时，对他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作者也在书中多方为之辩解。

此外，这本书也隐约反映出一些肯尼迪家族同各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又勾结又冲突的情况。不少地方还暴露了美国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的肮脏内幕，不自觉地招供出了两党制议会政治和所谓竞选的反人民的丑恶本质。

作者是美国资产阶级作家，据说他写这本书先后花了四年时间。原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专写肯尼迪家族的其他成员，同爱德华本人关系不大，还有一些内容，或离题太远，或叙述烦琐，或纯属吹捧，并不提供多少有用材料。为了使眉目清楚一些，我们对各章多少不等地都作了删节，译出的篇幅约为原书的三分之一。原书所附参考书目、资料出处和名词索引，也一概从略。为便于阅读，我们加了一些注释。错误和不妥之处，希读者批评指正。

1974年12月

序

在政治活动家们成为有势力人物的过程中，第一流报刊对他们所作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宣传同大众对他们的实际了解，其间出入之大，很少有超过肯尼迪三兄弟的。在1960年以前，无数的自由派民主党人能知道关于约翰·肯尼迪的每一件事，却不知道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他是一位严肃的政治活动家，一心想实现一套明确的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政策。虽然罗伯特·肯尼迪受到人们的注目已有八年之久，但只是在他去世时，人们才开始理解他的几乎是超人的干劲和献身精神。尽管有许多关于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特写报道，特别是在他几次危机时报道很多，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要对此人作出真正的估计仍然是困难的。

这种普遍误解的一个理由在于三兄弟自己。用威廉·詹姆斯的话来说，他们不是“一次造就”的；他们不是用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也不是在一种固定的环境中形成的，因此不可能根据没有矛盾的直线发展的模式去理解他们。他们也不是“两次造就的”，象一些经历过突然转变的人那样，抛弃了某一个不灵验的神像，去信奉某种新的主义或信条；这种引人注目的行动倒是全世界都能够看到和理解的。这几位肯尼迪却是慢慢造就的，他们的

成熟先表现在政治活动和运用权术的能力方面，后表现在对政策和纲领的关心方面，更后表现在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方面。

爱德华·肯尼迪也许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首先，他是在一位仁慈而专断的父亲和三个哥哥主宰下的一个家庭中的最年轻的成员。他秉性愉快，长得胖嘟嘟的，受到溺爱，但在海恩尼斯港和棕榈滩^①的无数活动中，他享受的是一种二等公民的待遇。多年以后，在他当了美国参议员时，他仍然乐于在让哥哥们出头露面的情况下从事活动。我记得在约翰·肯尼迪〔总统〕被刺以前不久，在波士顿的一次节日宴会上，爱德华·肯尼迪当时坐在边厢上——的确，他被安排在另一间宴会厅里——宴会将结束时，他和总统以小兄弟和大哥哥的身份相互开了玩笑。罗伯特进入参议院后，他立即在爱德华的同意下，充当了发号施令的角色，尽管这位弟弟已经先当了两年参议员。

但是，在所有这些年代里，爱德华·肯尼迪已经历了许多伤心的、也是具有严峻的教育意义的危机——被哈佛大学开除，他两个哥哥从事竞选时的风暴和紧张生活，他宣布竞选参议员时，波士顿学术界的愤怒反应，两次暗杀^②的冲击，查帕奎迪克事件。^③某些事件（包括它们的

① 海恩尼斯港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棕榈滩在佛罗里达州，都是爱德华童年少年时居住过的地方。——译者

② 指1963年11月约翰·肯尼迪的被暗杀和1968年6月罗伯特·肯尼迪的被暗杀。——译者

③ 指1969年夏爱德华·肯尼迪在马萨诸塞州查帕奎迪克岛驾驶汽车时发生车祸，造成人命案件一事，详见本书第九章。——译者

后果)部分地是由他自己造成的或招惹的,但仍很有教育意义。他〔开车时〕一味追求速度和刺激的行径,使那些觉得这个家族在历史上已经遭过太多灾难的公众深为迷惑不解。这种情况可能也使他自己迷惑不解。总之,一个模式形成了:危机之后紧接着是一段长时期的反省、郁郁寡欢与吵闹、坐立不安相交替,直到他重新振作起来,在吃力的政治工作中找到精神稳定和努力方向。

在伯顿·赫什的范围广泛的研究中,这一类不幸遭遇的打击都被详细记录下来。特别是查帕奎迪克事件并不完全被认为是一个孤立的危机,而是在两个哥哥去世以后,多年累积的痛苦、紧张和不知所措的总爆发。这本书的巨大价值在于它不仅不掩饰这一系列不愉快事件,而且把它们放到可以理解的角度上,使它们成为爱德华·肯尼迪一生发展过程的一部分,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残酷地穿插了刺客的子弹和他自己的不幸意外事件。表面上,他似乎是性格反复无常,几乎是一会儿发狂、一会儿郁闷,一会儿积极活动、一会儿逃避现实,但是从他作为最小的兄弟、年轻时依赖几个哥哥,以及从公私生活中那种有力而相互竞争的牵引力这种背景来看,那么,事情就似乎是完全可以理解了。

诚然,爱德华·肯尼迪似乎经历了一种迟迟不能充分认识自己的危机。这种危机可能不象路德或甘地或伍德罗·威尔逊等人的危机那样全面展开或那样惊人,但是,它可能会对七十年代的政治有特殊的关联。由于这些危机通常主要表现为家庭内部的关系和情况,本书里写他父亲和哥哥们的大量篇幅可以使人们看到爱德华·

肯尼迪的成长中某些心理上的以及更狭义的教育方面的因素。家庭中年纪较大的人都死去以后，最后就只留下了他，这就使他不只是再象他过去认为的那样，向他的哥哥们证明他自己有才能，来回答他们的亲切的嘲笑、他们的不断鼓励和他们在政治上对他的依靠。他还必须做些比这还要艰巨得多的工作，他自己必须面对这十年中必然要遇到的巨大诱惑和压力。

我认为，从过去的考验和当前的要求中露出头角来的这个肯尼迪，将成为这个家族中最好的政治巧匠。部分的原因是他从多次参与几个哥哥的长时期的竞选、光辉的胜利和偶然的挫折中得到了锻炼。他在约翰·肯尼迪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担负起重要责任时，才二十多岁；1968年，他为罗伯特效劳；1962年到1970年间，他又三次为自己竞选当马萨诸塞州产生的参议员。如果说政治上的挫折比胜利更富有教育意义的话，他也尝到了这种味道——特别是在1960年，那时，他没有能够为约翰·肯尼迪“拿下加利福尼亚”（这是他负责的选区），还有在1971年，那时，他失去了参议院督导的职务。参议员肯尼迪在掌握群众性的新闻传播工具所需要的竞选技巧方面，也许甚至是超过了他的两个哥哥。他在自己的几次竞选中，表现出了一往直前的干劲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爱德华·肯尼迪也分担着他们弟兄在某些政策和重大问题上共同承担的责任——负起这种责任就需要学术界和其他专家提供详尽的汇报材料，仔细地在各种可能的方案中作出选择，并意识到各种行动方案将会产生的多方面影响。这里公众又很难在刊载于杂志封面上的画

像里看出那善于作严密的推理和分析的智慧来。肯尼迪的特点在于能抓住开始是比较平凡的或不太吸引人的问题，例如联邦行政惯例、移民、重划选区——这些问题大多具有纯政治性的而不是社会的或经济的内容——并设法使这些问题获得超乎寻常的显著性和影响。下面这件事也许是颇有意义的，即当他从濒于死亡的飞机失事中逐渐复元的时候，他打消了要写一本书的想法（象约翰·肯尼迪在背部动了手术后写了《勇敢者简传》那样），却开办了只有一个学员的学习班，向友好的学术界人士深入地钻研一系列有关整个国家的问题。

但是，参议员肯尼迪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是超出了政治技巧和国家政策的范围的，如果他希望象他两个哥哥对六十年代的政治发生影响那样、对七十年代的政治发生影响的话。如果要使政治技巧的意义不仅限于某一个人的谋求公职，如果要使公共政策能真正实现合理的社会变革，那就是必须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改造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作者引用了阿瑟·施莱辛格的尖锐评语：肯尼迪兄弟是极不高明的组织者，然而却是才气焕发的随机应变者。但是，六十年代的巨大教训之一是：随机应变是不够的。爱德华·肯尼迪作出了显著的努力，想使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恢复青春，使它能成为更加坚强和更具有目的性的州政府的基础。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马萨诸塞州的政治学家们敦促他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看到了那种早已搞垮了本州政治的、突出个人作用和封建主义的政策所产生的后果。我相信参议员肯尼迪已经开始注意到加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就象他的两位哥

哥在去世之前在某种程度上所看到的那样。罗伯特就曾提出这样的警告：“有另一种暴行，较为缓慢，但同样是致命的，具有象夜间的子弹或炸弹同样的破坏性。这就是对制度所施行的暴行：漠不关心，无所作为，慢慢地腐朽下去。”也许，爱德华·肯尼迪面对着的最高任务将是帮助克服这一种暴行。

某些读者将会喜欢这本书的丰富多采的描绘和比喻；而另一些读者将会因此而不喜欢这本书。某些读者将会欣赏作者在马萨诸塞州当地政治和全国政治的“高楼深院”中感觉灵敏地摸索前进的能力，他们也会欣赏那种把内容丰富的复杂情节表述得呼之欲出的能力；另一些人则将不同意他所叙述的某些情况和某些事件的经过情况。但是，我认为，这本书有力地 and 可信地描绘的是一个慢慢成长的政治领袖的肖像，这个领袖已经开始掌握了他的背景、他的时代和他自己，他已为担任当前十年的国家领袖职务而作好了准备。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作 者 序

历史是很能纠缠住人的。1967年末，我开始用我那粗野的记者行事方式采访爱德华·肯尼迪的事迹，这本长得要命的书就是从那时以来一直纠缠住我的一切中拧出来的。这本书完全是凭着一种预感着手写的。我注意到短短两行关于肯尼迪如何有效地打消了一个具有特殊利益背景的“程序性”议案的新闻——这个议案企图把重划国会选区的法院命令的执行至少推迟到七十年代初。这个议案也是那位甜言蜜语的〔共和党参议员〕埃弗雷特·麦金莱·德克森——他特别仇恨最高法院关于一人一票的裁决——甘愿为全国各地保守派选民的利益而进行的又一次巧妙而不事张扬的牵制行动。我对华盛顿情况的了解已足以使我认识到，要抵制德克森那样具有雄厚财力为背景的努力，所需要的敏锐头脑和议会手腕，是完全超出大多数从事立法的政治活动家的想象力的。必定是发生着什么情况了；不久以后，当我碰巧同《老爷》杂志的唐·埃里克森在讨论可以写些什么文章的时候，我仍然感到手痒痒地想就这个问题写些东西。我接受了写关于爱德华·肯尼迪的任务。

我写完了那篇文章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爱德华·肯尼迪待人接物非常小心谨慎，具有参议院中很少人可

与匹敌的战术头脑，有时也具有那种我认为影响着他的成熟的不自然的孩子气。《老爷》杂志买下了我那篇文章，予以发表，并又收进它的六十年代文集中。

到了1968年的春天和夏天，我开始觉得，这几位肯尼迪，是我并不真正准备就此放手的题材。早在1967年，还在参议院的旧办公大楼的日子里，就有了要写一本关于爱德华·肯尼迪的书的念头。肯尼迪的新闻助理理查德·德雷恩热烈地赞同这个打算；那时的困难似乎是，为了避免削弱更加突出的罗伯特的影响，爱德华·肯尼迪的许多成绩一直是不予张扬的。那时已使我大感兴趣的是，肯尼迪作为在参议院里的一个工作者、操纵者和正在如此迅速成长着的局内人，其技巧是极为高明的；这确实是约翰和罗伯特作为参议员所不能达到的程度。重要的问题是：爱德华这么年轻怎么会这样精于此道呢？这个，我想，也许有理由需要写一本书来进行探讨。

当然，那时肯尼迪的事业（如果说不是爱德华·肯尼迪本人的话）在形态上已有了转变。爱德华·肯尼迪在罗伯特的流产的1968年春季竞选运动中为罗伯特所作的幕后活动，赢得了比对竞选人本人还要多的推崇；芝加哥的那次民主党代表大会差一点拉他出来当该党的总统候选人；而且人们已在把他“树立”起来，想使其成为1972年无可避免的民主党候选人。宣传工作突然处于关键地位；经过从容而坚定地讨价还价之后，肯尼迪的助手们在提供方便上和我讲妥，他们同意不阻止我会见任何人；我完全没有义务让任何人阅读我手稿的任何部分。我开始采访工作，希望我所需要询问的关键人士不至于

不合情理地隐讳事实；没有预料到的是，我很快就发现，在有助于肯尼迪兄弟完成政治事业的几十人（后来达几百人）那里，竟有这样乐于帮助的好意，有这么生动的细节，在回忆过去时有这样激动的感情。其中大多数人还从来没有一个记者去采访过。我开始时只预备写一本篇幅有限的书，专写作为一个议会的战术家的爱德华·肯尼迪；经过一个冬季和一个春季的研究和访问后，我发现我自己迫于创作需要，不得不写一部看来很可能是迄今还没有人能比拟的最长、最有分量、最充满事实而又最能说明问题的关于肯尼迪种种情况的著作。爱德华的性格，他待人处事的技巧，他的哲学观点，都是同他的家庭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因此要了解他，就必须一点一点地回溯到〔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肯尼迪家族，即使按照我们美国富豪的正统标准也只能算是暴发户，但是，他们有历史悠久的政治经验。爱德华·肯尼迪的爱尔兰人的特性，他的祖父和外祖父、父亲和哥哥，活着的和死去的，他们都仍在对他的为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目 录

序.....	1
作者序.....	7
第一章 家谱.....	1
第二章 政治摇篮曲.....	5
第三章 偶像的缔造.....	9
第四章 城堡.....	26
第五章 飞机失事.....	55
第六章 爱德华和罗伯特(一).....	73
第七章 爱德华和罗伯特(二).....	99
第八章 炮弹.....	111
第九章 两个夏天.....	135
第十章 回复到普通人的身材.....	187

第一章 家 谱

第一代的帕特里克·肯尼迪^①在1849年移居美国，他似乎是创业的一代的典型。他过去是〔爱尔兰〕韦克斯福德水乡地区的一个半饥半饱的佃农。当他踉踉跄跄地登上〔波士顿〕努德尔岛码头时他年纪很轻；后来当他由于患霍乱和过度劳累而死去时，他还很年轻，只有三十五岁。他留下了四个儿女：三个女孩，一个幼儿，即第二代的帕特里克·肯尼迪。帕特里克·肯尼迪第一是工资收入很低的制造威士忌酒桶的箍桶匠。他留下的寡妇布里奇特（她娘家姓墨菲）比他大两岁。布里奇特·肯尼迪同她丈夫一样，也是移民，她仍旧在摆渡码头附近那间帕特里克死在她身旁的小屋里住了一段时期。她显然是一个很会说话、颇有进取精神、很有巧妙手腕的女人，因为不久她就在布罗德街的尽头开了一家兼营小杂货的文具店，接着就到波士顿那片已经很有名声的乔登·马什百货公司去当首席美容师了；在没有一个绅士愿意为了理次发而去亲自闻一下爱尔兰人身上的气味的那个时候，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工作。

托姆和罗斯玛丽·菲茨杰拉德，^②同移民进来的肯

① 爱德华·肯尼迪的曾祖父。——译者

② 爱德华·肯尼迪的外曾祖父母。——译者